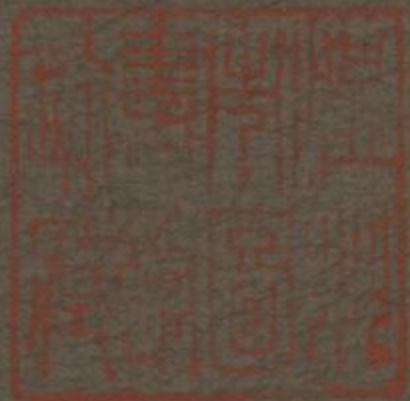


温州市图书馆

公 馆

一笑录

共 一 册 存 一 册 排架号 001208







一

笑

錄

如 亦



如 亦







# 一咲錄

## 一咲錄題辭

慨夫諛墓成風虛誣殆甚昔思效顰五柳以存真顧非其人  
 且不能文間竊倣年譜之例聊識夫生平而意之戶不交遊之  
 所及並詳次之足見志焉即又念身死後形神都盡雖復知我  
 我寧知之不覺一咲遂題曰一咲錄初成於崇禎庚辰積今復  
 十餘載滄桑倏變甲子亦週拊覽之間徒深感慨幾欲焚之  
 徊又止其間叅差續筆抑多潦草厭觀因取重錄以示未許噫  
 嘻即此戀二更堪自咲甚矣但使後之覽者愾若見余或再走

早教誠之

咲又當如何



公







之尤與姓為之序家大人私得之疑予倩作詩以秋夜讀書詩  
予即成一絕句云唧唧蛩音四壁鳴淒淒如和讀書聲尋常一  
樣秋來月為照書窓分外清大人為之色喜他日以呈族祖致  
虛公公抹去淒淒二字以夜深易之且言童幼不宜作淒語予  
因再呈一絕云讀竟韋編夜未央爽然四壁動秋光遙思太乙  
燃藜處一片清心近玉皇公頗稱賞自是常勤教示此亦見先  
輩惓惓接引之意大人深恐好吟之妨業每戒諭切固是少  
輟

庚戌十五歲受業於族私寶甫公

辛亥十六歲受業於族伯龍友公春就童子試不利益勤苦奮  
志適文宗畢公去任新文宗王公再按甌除夕試童生同大人  
郡城度歲

壬子十七歲春正月入郡庠林是年龍友公舉于鄉公自其封翁  
與予大父朝列公文至厚公與大人世誼有加其誨予矢心造  
就予亦因之感奮一生得力在此二載然公即以計偕別去不  
得終其惠此天之靳予成也頃每秋試罷歸公官邸必貽楫慰  
勉期以將來而予潦倒無成竟不一酬公意真負公矣

癸丑十八歲春正月冠受業於項太玉公族叔篤思公同研席



一日秋水暴漲偕友人泛一雙溪時溪上初治流觴處相與列坐為樂溪流瀾漫平席晴雲漾光徐風組碧爽然身在清虛之府酒酣歌呼振响林谷壺傾釵盡月出松際自謂此樂王逸少蘓子瞻未能兼也樂極大醉二甚迷失覺而知之悔已無及於是拋尊毀杓痛自懲責亦用以自策也

甲寅十九歲冬十二月納室林氏

丙辰二十一歲前是俱讀書于西齋是年就學保和堂今壽春堂偕與

性與萊二兄師事族兄芸復公二兄子再從兄也四人同心勵志芸復公尤意氣相許風雨雞鳴花時月際四人肝膽無不傾吐師友之樂近所希得時宇禎兄介夫對同館文虎叔王之臣公同會一時激勵殊為多益

丁巳二十二歲讀書保和堂 春正月二十九日長女生

戊午二十三歲春同實甫公篤思叔讀書南塘之普濟寺寺之南有小樓聊可坐卧晴川遊舫烟景漁舟每望如畫深夜棹聲如出硯際此境尤清曠也讀書信宜于山水空寂之處會心自覺不同 夏四月八日長兒弼法生 五月自南塘移館歸以郡

試不利故也往乙卯甚苦郡試是歲因預為計有聞入御史李公者從叔魯源公至交且與郡公厚魯源公為求推轂焉郡公



更善魯源公既得緘欣然示意衆方謂有殊擢也比試仍落孫  
山咸訝為異後魯源公從郡公語及始知錯厚一姓名相侶者  
蓋郡公故善忘云可見得失有命必非人所能為讀書唯當盡  
在我而聽其在天子性本好恬至此益絕干求之念後之處功  
名之際者必當是鑒

已未二十四歲同實甫公讀書石林從弟與周與君姻友彭惟韶

侯伯璧別館同會

秋八月五日次女生

冬一夕天大雪凍

不成寐曉起望前山如堆玉便欣然忘寒隨同實甫公登覽岡  
上滿目銀濤參差瓊閣渺望無極于是徘徊樂甚久之不能舍  
不知身在風雪中也時晨炊猶未畢山下群兒于竹籬中望見  
哄然拍手大咲予口占紀事云冷逼詩魂夢不成起來風味迥  
然清兒童不解山陰趣為咲狂生冒雪行誠一時快致也今此  
興不可復得思之悵然

泰昌元年庚申二十五歲讀書石林芸復公與性與萊二兄復喜  
相聚并族弟蕃侯同館自丙丁二年之後及此又一番振勵且  
復見讀書之樂

天啓元年辛酉二十六歲讀書石林

夏五月科試二等

殊七

月同芸復公與萊兄應試武林時始覽西湖之勝



壬戌二十七歲夏六月三日次兒翼法生 是年同實甫公歸讀

書于西齋時壯年銳氣不信世事之艱日夕咿唔自意力田之

必獲也所居一小閣常月餘不啓牖暑則移榻于其下初日爽

閣茲更為蠹游致虛公詠爽閣詩云野色憑闌滿山光逼座來

各繼華字用敬諸生

農談終日有客到一尊開隱几過雲細攤書飛鳥回清吟懷謝

眺搔首獨徘徊抱玄公詩云飛閣俯平疇登臨翠欲流天開山

似畫雨過樹疑秋極目遙青入高歌大白浮靜探窺二酉劍氣

夜偏留與性兄詠蠹游閣詩云西山合脊小樓幽主人改作歲

書樓舊時顏之曰爽閣今更顏之曰蠹游窓含晴瀑如銀疎俯

瞰綠襪鋪平疇大羅之西神龍窟山雨欲來風颭之靈物安潛

何所嗜化作蠹魚入書笥雄飛冲舉各有時此魚好食神仙字

三食神仙字有餘忽然鼓翼游天衢六翮摩空招黃鵠圖南無

乃北冥魚男兒致身苦不早綠陰空滿窓前草一編斲之亦奚

為綺字識窮無可飽所以物靈人不如丘墳能使昆蟲巧君懷

神仙好樓居此中消息君了之我亦有樓名硯北杯宴之餘了

無得今日隨君樓上游玄論丹書紛可即天池極目原非杳此

魚一去化為鳥大幾千里我不知遙對西山天地小

癸亥二十八歲夏四月以歲試一等候廩往例舊廩應補者得與

各敘蠹字  
寔錄生



新者相讓既遇缺其人欷然舉此例一居間者希自潤堅為索  
數十金乃謝却之此後亦不復有缺後在武林遇學道司案者  
云案驗起復在考後者不准補彼友例當批駁則必屬子矣  
會宗師被論勿遂不暇問予以此益歎功名有數苟非當得  
幾入手猶失之信乎必當安命不可一毫怨尤也冬長兒初  
就學是年有再從叔中書公之禍祖隴一事被累尤甚旬旬  
年餘始得休息

甲子二十九歲夏四月大人壽五旬五月以調考赴金華試二  
等即自金華拉省時家有群蜂自窓隙入卧舍中聚于高壁之  
上王聖木公家同時有之王以是年中式咸謂瑞徵而余家竟  
無驗然則符兆之說原在有無之間有識者不必言可也是  
年延蕃侯為長兒師

乙丑三十歲從弟與君同學時震鄰之後感時憤事益相勉勵予  
書座右自儆云越王寘旦朝夕坐卧苦心焦思執競弗挫季子  
引錐自傷淹屈耽精陰符期年堵室孟明翼夙夜克懼赫舟  
濟河弗貳弗慮士行戮力志清中原惜陰運甓致功燁然嗟爾  
小子飽食終日天運艱難惜莫知恤辟彼南畝不種何獲如彼  
泉水將淪於壑於乎小子念茲戎祖黽勉是圖庶幾弗盡子亦



有言知之則一守拙居謙百千弗失日月幾何少壯不又曾是  
不思請視座右春二月五日三女生

丙寅三十一歲仍同與君肄業族兄弟屯鵬兆成蕃戾及從弟與  
銘姻友項允貞同會秋九月母安人壽五旬是月六日三兒  
榮法生

丁卯三十二歲宗友伯玄同學文會如舊時吾鄉倭佛成風戒  
殺者浸盛予深嫉之欲挽之而不能乃稍集朋輩為大生會聊  
藉有兔之歡以寓存羊之意因為簿籍以達四遠令同心者各  
親書姓名大意謂各地散居難於畢致隨方立會可以意通所  
賴同志共相主盟於是時躍然旬日之間冊無餘紙其時諸  
倭佛者青門邵公丹霞何公輩共言于伯父笙臺公以聞之大  
人大人咲曰此豎子舉止何足輕重乃致先輩喋喋耶當戒之  
然卒不罪予尋有詆為口腹計者子曰嘻是誠予罪哉乃亟焚  
前冊而擬簡古今名賢之闢佛者為一書庶幾日月之行天無  
得而毀焉適是年科試不遇杜門絕跡惟蒐羅是力始立秋迄  
秋盡而書成凡八卷題曰翊正初編冬次兒初就學

崇禎元年戊辰三十三歲仍講菴芸復公所公時讀書攬秀樓同  
會與萊兄以華弟鄰喜然



己巳三十四歲與性尤讀書予家予于群從中惟尤追隨最早且少喜同調丙辰以來聚而散散而復聚今三聚首矣相得益甚一日念少時賡咏之樂乃彙諸舊作將是正而存之顧見庸淡殊甚因思作者如林視予何啻蟻垤而沾之矜一得真遼豕之珍也於是悉以焚之所存惟翼正一書自是絕意古文辭詩歌庚午三十五歲夏五月以科試一等得廩餼距癸亥候補不遂八年矣遲速之有數如此將赴省值母林安人之恙因後衆行抵省已屆初場亡何計音隨至遂奔歸方安人歿時伯父州守公已卜日赴從化任為經紀數日乃去兩弟尤力襄其事予覘顏人子真當愧死是年兩兒始受業伯玄文

辛未三十六歲冬十月奉厝林安人于上半山諸所位置皆大人身自經營開墾之時有白鹿見于前山衆狎視不驚時以為祥是年三兒初就學以族弟伯鴻為師伯鴻之大父葆真公尊人邦相公並誠厚端士葆真公善書翰有塵外之致予早歲即獲侍公為忘年交公與人無不歡然于予尤惓惓期遠大每見即握手無相忘此意至今媿之邦相公與予更稱契洽至伯鴻三世交誼云

壬申三十七歲予自遭大變意氣頓沮時年力亦漸減讀書修藝



僅不廢業而已及秋有流寇之亂堡城戒嚴予所守在南城每  
早夜與眾同作止眾頗相勸賊八月廿九日晡時至北城下  
其日緩攻而去次早初一復大集初殲我兵數人眾奮擊敗去  
於是賊怒甚初三日設高臺于北城近地為必克之計城中傍  
徨不知所措或言賊遇貧民不之害乃倉皇匿妻女于鄰居小  
舍與訣曰若無事即相見如城陷則我等不知死所亦不復能  
顧爾矣其時酸楚不可言幸而天佑我宗賊兵大敗城中安堵  
如故既半月或虞賊且復至更相率引避予亦移家郡城三角  
門之寓後事定諸居停不便者多漸還而予家寓次稍安仍留  
居郡中冬十一月母服除

癸酉三十八歲夏四月復以調考赴金華試一等仍即自金華抵  
省同寓芸復公與萊兄是年鄰喜姪同館鄰喜孜為善愛  
余以德生平相勗非一日非特文藝之友云

甲戌三十九歲初春開飲始予之誓飲也憤然有直拉黃龍之志  
忽二十二年黯然故我感淵明之咏栢下愧孝伯之讀離騷偶  
爾班荆欣從破戒亦不知今是昨是也夏四月夫人壽六旬

是年延族姪彥貞為三兒師

乙亥四十歲春三月還居槿中夏五月十九日四兒習法生



輯經德錄附翼正編之終前編表吾儒崇正之功此錄為吾儒  
修行之寔二書合而義始備

丙子四十一歲夏五月科試二等予久擬四旬息肩因是為背城

之舉仍同族叔得人公兩王公暨鄰喜于七月復抵武林二公

亦世交至誼歡然忘其在客也居停張萼洲賢主人也交好十

餘年相期至厚時任鎮江經歷予仍主其家張君專使問予并

寄予詩云停軒尚隔七百里把臂空懷十六年白露未晞湖水

渺彩雲方見月華鮮予深感其意欲一酬和而難于破戒臨行

作百字令一詞以代詩其詞云記來疇昔乍胥江怒浪驚看捲

雪一片雄心正待向萬里長風擊楫媿我迂踈多君慷慨千里

情傾結水雲深處相對無限幽咽堪嘆十六年間淒風炎日

枉使人磨折今夜江干怕依舊杜宇幾聲催別此去經過嚴陵

灘下好就中心熱問君尊菜何時許我共吸時張君已老予意

亦微諷之張君不悟竟卒于任惜哉予往來武林最交厚者邵

又原公暨張君與邵君蜚聲又原公稱父執今已亡矣其諸郎

修通家之誼猶慙

丁丑四十二歲冬十二月長兒入縣庠

戊寅四十三歲秋九月長子遣字周生天保



己卯四十四歲時已決意絕場屋以調考偕次元赴金華因復  
與試時有星家者言君試必一等然七月必劇疾則得志之符  
也既而試與疾俱驗因惑之疾稍愈遂戒行金華復感痢為躄  
躄者數矣更以醫者從吏比至武林已八月初七日也予始至  
時顏色甚悴同寓皆欲止予之試越宿精神頓殊終試乃益王  
于是亦竊矜異庶幾或徼萬一也及其終不利乃始嘆彼蒼不  
仁特多方以甚我之苦抑覺之遲矣方在杭更值次女之變女  
賢孝性至許字林生廷銓乙十孟冬于歸無端別離失此賢女  
俯仰痛悔尤不勝情自是少壯雄心真百不存一矣 是年鄰  
喜以副榜貢其明年卒于山東之嶧縣往丙子秋鄰喜祈夢於  
忠肅公以下終身夢至一殿陛間若召對狀既若擬以近職者  
鄰喜奏辭謂今山東大飢人民待斃願得牧民之職救此一方  
王者首肯之當時惟向予及得人兩王二公言之咸意其他時  
撫治青齊之兆亡何而鄰喜卒時山東不雨二年矣鄰喜沒當  
其地又當其時以前夢度之其為神茲地無疑人第以鄰喜之  
力仁樂義而不得享人間之富貴不免于有所恨予謂不然天  
之報善或于其身或于其後人又或取其聰明正直以為明神  
使之受享一方顯靈百世其為用正使人不可少而其理原不



少爽彼紛々疑天張天者何足與言天哉予往年經德錄惟天  
人之際是暢鄰喜為較而序之更時々舉以相勗而今已矣念  
之寧忘鄰喜有靈當有以翼予之不逮

庚辰四十五歲春正月長兒納婦侯氏予既絕志于科名惟是  
逍遙一編隨所泛覽以永日第年來善忘彌甚殊以為恨然往  
往于寓目之際有當于心或惕然做哀亦時覺有益故雖遺忘  
日甚終以是為適性不悅紛華不樂喧雜長日閉闔斗閣中雖  
拋書兀坐亦自不厭時復凭闌眺望悠然若忘良朋二三興至  
則盡醉為樂但好懶而不免于應酬好閑而不免關心之事此  
乃俯違方寸仰愧前賢也嘗書一聯于壁云塵堵可誰何開顏  
酒引睡書贏得偷將半日青山看不盡無心雲倦飛鳥悠然醒  
我勞生復易所顏壺游閣為烟瑤閣至是稍張簾幙非復舊  
下帷時曰無使青山長咲予兀々也

是年四兒初就學

辛巳四十六歲冬十一月三女遣字林生廷銓尋舊盟也

壬午四十七歲春三月次兒入縣庠改名岸予一日于廢書中  
得文潛先生傳一紙蓋己已赫餘也方丙辰與與性兄同研席  
兄有所甚愛金魚斃相與瘞之兄為作誌予為作傳皆一時游  
戲原無感托之意今二十八年矣種々非昨此人若預馮今日



之意者恍然異之更念既經秦炬何此獨存則又感凡物完毀  
之有數乃屬幼孺楷書錄之而仍似與性况跋其事非直志  
感今昔將使後之覽者亦得見予兩人一時研席之樂也今錄  
傳云先生姓金氏諱愚字子魯池州人也其先佐伏羲治天下  
周文王經始靈臺庶類咸致厥族駸大乎岐豐間遂擅詩書之  
美武王東觀兵有白衣入陳天命卒建大勳春秋著于棠盛于  
會稽因以越伯漢時刻石昆明更彰霖雨之功是皆依光日月  
班之可數者矣族故繁後乃各自為姓若河南之李吳江之盧  
往之贈炙人口至于擅文章式金玉彬之清華之望亡若池州  
著焉公天性淵沉儀表脩潔顏如渥丹仙風道骨飄然塵外雖  
雕闌玉砌不能益其芳即甕室斗區未嘗掩其賁也嘗擬古人  
樂志論以自見曰有絕力之巨靈跨崑崙而蒞霄漢以為東海  
至樂也然而半肩之餌卒夷盈車之軀煤塚之膏祇為自煎之  
累予弗願之予家泉石之間清漣環流風物幽曠虛室足以延  
風月文藻足以恣探尋菰穗雕胡不耕而裕一泓自逸不知鼎  
食之憂方寸悠然不驚繒罟之夢澤烟霞以駐色酌甘醴以怡  
顏卧花影而濯雲光挾流水而吟春草良朋時至快莊惠之知  
心童冠咏歸繼清沂之逸趣樂哉洋洋乎夫將滌欲澄懷潛真



孫性不碍逍遙之適。永貞白貴之光。雖有龍門之榮。吾其與易。諸他日華陽王之舍人。有知公者言于王。乃遣安車蒲輪。再拜以致于公。公咲曰。王知我乎。我将往。于是介舍人以入。王喜甚。自以為得公晚。以千金賜舍人。而親為公設榻于蓬萊殿。政事之暇。輒相與鼓缶為樂。每為公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阻。誰爭子所。然王甚謹事公。雖近不敢狎。每食必躬致膳。戒令小黃門二人。職洒掃浣濯之役。嘗言子曾神姿濯濯。如秋水流霞。每令人有低回宛在之想。左右聞者。心忌之。宮人翠娥妬寵。負色伺間。將不利于公。王察之。待公益密。是時龍德方亨。鯨波四靖。天子賞花賦詩。睠然有懷雕龍之彥。因得公所為論而悅之。詔訪其人。王奏曰。此臣物外友金氏子也。介若史鮪。信若尾生。明若離朱。善若羊舌。赤亦可以為天子臣矣。雖然。其人癖于洗耳。陛下必欲寵之。不若捐尺一之綸。賜之榮輝。以為藪澤之光足矣。於是天子喟然嘆曰。我終不得與此君左右哉。乃手詔賜之曰。惟爾含章潛德。清流共推。故嘉與爾藻潤。太平弘資。啟沃而爾。曳尾矯然。朕雖不能致。猶向往之。其賜誦文。潛先生。仍與錦川之地。如鑑湖故事。朕因汎覽往跡。有若剖赤披鱗。勤勞頽尾。丹誠炳乎日月。豈曰一身之光而已。詩不云乎。毋金玉爾音。



爾其勉焉。朕且拭鳳皇池以待爾。時西蜀武慧工文章。言語妙天下。遼東逸客九臯仙。善霓裳羽衣之譜。皆王所愛。一日設宴于蓬萊殿。二人同侍。王謂公曰。先生藻識玄覽。宜加品題。且自謂與二子何如。對曰。摘藻含聰。斐然觀聽。臣不如武慧。懷貞抱潔。抗志青霄。臣不如九臯仙。然二子各有所短。多智則多機。多言則犯難。仰天長嘯。豪氣太張。昂。獸立。居身太峻。皆道所忌。臣亦不願為之。若夫等濃淡之觀。一升沉之運。叅微顯之理。適深淺之宜。可以修身。可以與人。可以事君。可以樂天。臣聞其語。未見其人。王咲曰。先生自道也。公在王所久。王寵遇不少衰。然公終不樂朱門之遊。乞得賜一室于錦川。為避世之計。王從之。乃大鳩匠石。不日成之。中為小洲。壘以異石。靈巒邃壑。宛然具體。碧荇青苔。繽紛幽潔。大都象公之故居而為之。其外雜植松竹。梧柳。時花佳果。公于是聚族居之。每繁英鬪艷于芳除。欵管度聲于煖水。公一以淡懷滌盪其中。至于暑檻徐風。寒堤香月。蟬鳴樹靜。鳥語機忘。相對冰絃。蠹史之間。真不信人間有齷齪事也。久之。益屏謝一切。曰。吾乃今而誠得所以樂志矣。以故詩朋墨客。往往篇章題贈。亦不見答。頷之而已。一日逍遙洲上。見有星孛于箕尾間。顧其侍者曰。吾其歸休乎。吾曩夢琴高仙人。



邀我瑤池之宮。謂我丹成九。以今計之。固其時矣。即草遺表。訖悠然而逝。顏色不變。若尸解者。王嗟悼良久。因取遺蛻。葬之。仍奏請詞臣為撰誌傳。制曰可。臣太史氏曰。往聞李青蓮供奉翰林。玄宗親調羹賜膳。嘗遊金陵。乘月坐一乃着宮錦袍。出沒烟波雲水間。飄若水仙子。以公玄度。差足擬之。及讀公論著。又聞其言。孜孜乎嗇精神。外名利。卓然知足。知止之道。青蓮又失之晚矣。與性兄初跋。多過情語。非予心也。乃割去。別續一紙。求更為之。兄仍錄初跋。而別書數行于後。今並存此。○往與樵貴同研席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樵貴好深沉之思。讀書一字不放過。余凡事得其大意而止。以故事。不如即如文潛先生。寫言。昉自予。所論著。今不知作何語。此傳獨存。如大蘓小品。諸作。其才其力。足以自壽。讀之。如在濠濮間。寄致高古。滿志淋漓。又其餘矣。癸未人日。蹇翁漫書。○題此辭。已樵貴復索。余更為之。謂此游戲翰墨。何至作此事。不如語。蓋其意甚謙退。反訝余言之過。卑予生平一事。不肯讓人。獨于樵貴。寔見其不如。既實見其不如。觸物興懷。感慨係之。不自知其言之至此也。少年技養勃。而今蕭索殆甚。豈惟予不如樵貴。即今之樵貴。亦復不如昔之樵貴。余與樵貴久矣。其不如文潛先生矣。元宵次日。



又題于花近居之玉蘭下

癸未四十八歲春正月十八日長兒初得男是為長孫 冬十月  
室人壽五旬 次兒納婦林氏 是年長次兩兒同受業兩玉  
叔自中丞公與憲副公同籍相懽至禹城公益修其好以先安  
人中表兄弟誼至篤故與家大人論交尤加隆焉予與得人公  
兩玉公仍深蘭契而兩兒復執經兩玉公門下稱世講真不虛  
矣

甲申四十九歲夏四月大人壽七旬其時稱觴演劇滿堂歡樂及  
秋得噎疾冬遂漸深恃一老醫工醫此疾試之業少效大人苦  
不欲就其治卒因循不起痛哉

弘光元年  
隆武元年

乙酉五十歲春正月大人卒初亦擬治後事躊躇未忍

為及是一無所備諸細帛一時購取尤難盡美賴與銘極力營  
辦得精好無恨予兩遭大變甚藉彼二難之力此大德不可忘  
也 秋九月奉大人合厝于上半山林安人之墓大人初慮海  
儼無常遺命速葬頃西興戒嚴惴惴門庭之懼至是幸畢襄事  
憂心始定 是年力清宿逋自癸亥之累始有稱貸之舉其後  
相繼日積兼之食指益繁所費益鉅田租歲飽侵漁不足以贍  
所出時復取貸償息而剝肉醫瘡之患漸不可支大人尤敦尚



信義錙銖不以負人意人之事不問有無至有始代質而終代  
償者所捐費更不貲也以是積逋益多非意所及適歲每見大  
人鬱鬱不樂亦不能知其故及今簡拾遺筆見有所禱于神者  
其略曰某世承清白無非義之財一生兢惕無一念之妄近自  
廿載之間債資叢積十年之內囊索屢空內為子女之經營外  
為手足之牽絆就目前之光景尚可支持計日後之事體萬難  
收拾或以居宅之不吉或以坟墓之有妨為此傍皇虔心奔告  
云、今乃知大人年來之所由鬱鬱不堪者如此捧覽悲涕百  
痛攢心每中夜不寐及與兒輩朝夕圖維展轉無策惟有解而  
更張之乃忍痛為變易計而時亂歲艱求售不易自初夏以至  
歲終得完十之八九而所廢山園田宅約四千金嗚呼此四千  
金者積幾歲月而得之而自予一旦拋之雖事非得已能不恨  
手心乎今廢毀之餘其支吾猶故尚不知作何稅駕念我先大  
人一生仁厚惜福無一言一行不可對天地無一絲一粟不顧  
念子孫今日之事豈仁義之不美乎抑盈虛固然冥冥終有可  
問者乎因詳誌之以驗天道是年復延伯玄兄為三四兩兒  
師予與伯玄同事最久資其諒直誠所稱益友云

隆武二年  
清順治三年

丙戌五十一歲春二月為長次兩兒析爨所居凡三分



之四兒待另為十舍皆遵先大人命也吾家若憲副公朝列公  
相承儉朴所遺無珍玩之物大人儉約如先志惟手置書畫數  
十軸及先世藏書數篋尋常器物畧具而已予既謹緘藏念此  
終當為諸兒有今日不過為作典守之吏因悉以分畀之予性  
本寡營近益思遺累少有擁書萬卷之志而購之無資所蓄可  
千餘帙茲并以分訖惟稗官諧史及所嘗愛讀數編以自隨時  
因與兒約或予意所至當就兒取讀讀畢更易他卷亦無書而  
有書也往坐卧一小閣三十餘年至是以屬次兒乃別闢二楹  
于後簷大可盈丈其下故為蔬圃稍取以樹梅竹域以短牆亦  
可丈餘環堵翳然自成少少之致陶元亮所謂五六月北窓下  
是其宜也雖逼內居而閉門若不相涉予深守先師從吾之言  
兼服老氏知足之旨數椽爰處真覺容膝之安几榻隨宜無求  
過分之享遲之三二年花竹可漸成陰飲酒讀書焚香淪茗游  
斯息斯所以周一身之樂至足矣惟茲天步方艱未免瞻烏是  
揚念我先人嘗言時事至此一無足恃惟天道終須可憑孟子  
之策滕文曰彊為善彊之一字最宜三思此言尤今日之藥石  
荏苒因循未之能力由斯一念耿々未寧此外榮枯饒乏固絕  
不以介予心云 是春吾郡大飢四五月間尤甚米斗價踰五



錢飢民皇々不能存活族通政公暨羅浮林氏俱大施粥賑飢  
真美事也予生平每有景行先哲之思而愧力之不逮因與兒  
輩言吾輩今日力既不能行善要當時存善心不可使有一不  
善之念又如今日既不能光顯祖宗決不可有玷祖宗既不能  
加培先德決不可減損先德將此念時々儆省以求無得罪天  
地祖宗庶天地祖宗亦不至呵責我也時長兒即應聲曰此言  
無疑也譬之官府苟無觸犯固無見怒之理夫天地亦猶是矣  
予喜其言足相長并記之 秋七月清兵自盤石渡江屯于吾

鄉之山北越宿自山北入郡城吾鄉秋毫無犯先是雖聞不殺  
之聲而驚疑莫必居民日夕徬徨予每以命數二字自寬方寸  
頗定即家人亦從予寬譬不至憂惶或問予此時何能見得這  
定予曰非是見定但深見人事已莫施驚憂必無益故直以聽  
之天耳然此意在四十以前全未省得一日讀晏子崔杼弑莊  
公將殺晏子或為言舍之趨出授綏而來其僕將馳晏子撫其  
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云々由是若為豁然數年來遂  
每事服之大覺受用此言固非予所獨私奈人都不信受雖告  
之無益耳 冬十二月以料理山業至楠溪晚止山畔民舍類  
垣敗壁聊且安身岸旁老梅二株扶踈香雪小橋淺碧水聲冷



冷于此竚立不能去俄望牧童坐牛背從前山歸暝色盡絕此時塵心都盡自顧今日逐々何為不覺失笑更念山農牧豎日夕此中渾不覺趨而予至低回戀慕而不可得信哉天之于人各有所限無得相求終有求樂之心便已不得樂矣安分隨緣庶幾自適識之識之

丁亥五十二歲春正月三兒納婦林氏自變亂相驚民間競完婚嫁予時未免制亦復徇俗非禮也三月服除是月盡清餘逋

自前冬至此復歲餘始得了局凡一承先人之志分毫無負總計前後所去業幾五千金嗚呼父債子分爾雖罄產何辭歎其中有非吾分者寧甘之乎然而思之先人之為此默々者力以維人父子之歡并用全吾手足之好其苦心真可質天地而泣鬼神此其意必不可失且人情百周旋止成一好一嫌隙遂至百乖及至乖時前好何在可勝惜哉况先人能行人不能為之事而予乃不能率前人已成之美豈不汗媿如此步々尋思念解遣始多勉強久亦漸安尤幸吾兒能堅予志然則失數百金未加貧得數百金未加富有吾兒之同心真所謂值錢多也因笑謂諸兒曰老子不能為而輩增寸土徒多毀成業良自媿然亦有說譬有亂絲不解將愈結有人效頃刻之力為之疏理



此後錦繡文章惟爾所為爾更不念此頃刻力乎諸兒亦為一  
咲夏四月長兒年三旬喜同諸兄弟兒姪小集一日午睡  
初足涼風悠然俯仰斗室之間甚覺趣永乘興賦六言詩八首  
不知其淺陋也予絕筆詩咏將二十年忽有此作無辭技癢之  
譏聊復存此以見志云其一清伴碧筠蘚石淡娛淺水寒香自愛  
幽人逸致不爭桃李春芳其二風雨蕭蕭環堵翠陰小小吾廬簡  
薄家無長物虛閒案有殘書其三堊花反石時有小鳥穿枝任翻  
竹浪靜翻蝶影荷風輕帶茶烟其四小門雖設常閉幽艸不滋自  
芳脫帽風涼北牖倚闌月出東墻其五濯芙蓉清露離三把菊  
芳叢日射翠光竹杪雲流弄影池中其六酌酒會逢好爻開編頻  
晤高談日落蟬聲未歇夢殘蝶翅猶酣其七半堵花陰月影一泓  
魚浪天機抱膝悠然梁父吟風在處零沂其八斗幌短檠寒焰虛  
窓遠對秋聲繞膝分甘性樂澆花灌竹神清其九前是為四兒卜  
姻于林君君寔之女君寔家故素封惟一子一女求婚者爭慕  
焉君寔卒而遺命以歸予兒其女之生母遣人致語令成約且  
云有遺金欲付兒郎予曰不可婚姻大事即幸奉遺命必須得  
嗣君一言今衰遽之中言非其時也久之又促予于是屬媒者  
申其說嗣君語多依違若不聞遺言者予曰此必有他腸也其



已之。然猶懼負君寔之意，則又求嗣君之交契者，為請命。又月  
餘，不得報。予曰：我今則可以已矣。至是，戒媒者勿復言。亡何，林  
族某者，方為詭騙之計，以偽庚帖誑在城王氏。王氏弗察也，  
納采有日矣。林氏始乃知之，駭而鳴之官。當事者覘林之富，更  
索其數百金，而後乃斷女還林焉。夫使予當日少同世俗之見，  
必亟為求其成，則必不免此數百金之費，即所有遺金，得亦  
失之矣。今之脫然事外者，則予之淡然無求以獲之也。此益知  
天下事無不宜淡。淡于名，可以全真樂性；淡于利，可以遠怨去  
爭；淡于居處飲食，可以寘慾清心；嗇用積福，淡之為益大矣哉。  
冬十月，始具文起復。予故無雞肋之戀，初意或遲之數年，可  
循分得一羶，少為自潤之計，不意宗社頓墟，黍離堪痛。古人一  
飯尚不忘恩，何況家世王臣，又身沾廩祿之養，會當起復，不赴  
學師，屢促不已，乃具書懇辭，畧云：自古仕者謂通，隱者謂癡，  
之為名，明非中道，然而稽之尚論，未或言非考諸聖世，不以為  
異。昔漢徵魯諸生三十餘人，不至者二。當時帝亦聽之，此尤新  
朝曠度，豈今日之山林，獨不可相容乎？學師亦無以難第，謂非  
時申請，不免憤世之嫌，當先為起復，而此意俟歲試行之。既不  
失其志，而又泯其迹，其言譎而近理，因從之。予前闢小齋，花



竹水石畧具至是樹垣于北窓之外益地復可丈餘稍高其前  
以為小臺於是散步有餘地雖皆因陋成事然視昔人蓬蒿沒  
徑者已極侈矣誠恐受用或過散復多求以此淡然愈覺自得  
時于興會所至悠然成咏如烏鳴候則亦不知其然也今錄偶  
吟二首云風雨幽窓綠滿區。脩然物累已全無。乍晴門外看山  
色拾得王維一畫圖。又梅花香裡餘酣在。荷葉聲中清夢賒。閑  
讀桃源詩共記。杯花村樹靄參差。對月咏懷一首云金波激座  
隅。皎兮自滄海。滄海時復變。月明終不改。皓質憑太虛。貞心賁  
幽彩。豈不耀華堂。富貴不長在。小齋美清夜。時為幽人待。萬籟  
漸歸寂。四顧絕微靨。晶々人外境。滌々胸中壘。澄々映此心。炯  
炯見千載。千載宣云遠。孤征莫違怠。明晦勿復問。但期志靡悔。  
林君廷表弟以舅氏遺書數種見惠舅氏藏書故甚富向歲弗  
戒于盜席卷幾空感此僅餘漫賦一首云林翁愛藏書牙籤窮  
秘異一朝遇黠盜百城全委棄愛書本非貪如何亦招忌審知  
造化理聚散固恒事昨日五侯居今為羅雀地世運良復然賢  
愚同一寄殘書聊可讀濁酒亦堪醉得閑且尋樂無為自憂悴  
甌中三烈歌一首云鄒君俠志浩盤礴傾翻無地投江魚千秋  
遺憾豈有極轟霆捲雪庸自舒王公矯々矢貞志此膝義不屈



旃盧奮然引吭仰天絕一死得遂快有餘葉君佯狂心更苦揮  
毫憤世時恫如當庭氣折二千石甘心就死神安徐吁嗟古來  
疇不死三君一死同不虛我歌三烈慙歎噓小臺戲咏一首云  
為高終倍尺俯仰自悠然月冷梅為幄霜清菊是氈翠蕪遙樹  
合芳徧短牆擊試問崇臺處荒涼幾暮烟偶同邵蜚聲文話西  
湖舊遊志感二首云千里西湖隔暮雲那堪重語舊繽紛遙知  
夜半餘啼血不在于墳即岳墳又自別西湖已十秋每逢烟月  
憶同遊傷心不盡年來話風雨冬青捲結愁

戊子五十三歲春正月元日爰命小酌同妻兒燈下環集蔬飯四  
五味飲各如量忻：如也因成一律試筆云酌醴為歡第一宵  
衰顏也喜得春韶已知人生世涯拙且幸天倫樂事饒燈蕊笑  
占新歲好烽烟拚隔醉鄉遙獨有蓼莪離黍恨難將芳醕等閒  
消次日兩兒亦饗予然稍繁失予意矣因切誡之此後期必存  
儉朴無啓濫觴予數載不睹梨園春和月明因觀社劇乍見  
衣冠之美不覺有感漫占二絕云漢代衣冠久寂寥忽逢粧點  
煥前朝輸他下里俳優侶留得中華物色饒又昭陽遺事幾堪  
傷却愛三郎意致長不是當年傳此劇于今誰復睹冠裳  
月偶同及人憇普濟寺憶讀書于此三十年矣風物依稀昔遊



其舊僧舉無復在感而題其壁云惆悵祗林訪舊遲野桃飄  
動悲思春風漫自矜相識欲點殘紅髮已絲友人因颺言佛氏  
如夢泡影之說予曰然誠如所言然吾夫子不曰富貴如浮雲  
又不曰居易以俟命乎其言何等自在更何葛藤且吾道虛實  
相談周游無礙何所不得奚以佛贅為哉仍戒吟前此絕筆  
幾廿載近乃稍寄懷然意不在詩也亡何有見而相譽者予  
甚笑焉且予本適乎工拙之外而人卒未免繩之工拙之中予  
寔多此累矣則盍仍守前戒以游于無思之天豈不洒然况近

日健忘益甚每省舊詩覽誦十不得一即復時喜觀覽更不求  
記于心心靈稿焉如同木石天之樂我固應在此我且自失之

乎夏五月白頭何兆龍兵至吾鄉時堡中甫設防守會夜風  
雨數人乘城而入遂將南門大開城上人猶無覺者幸彼眾失  
期未至城中勇敢者數人奮身冲敵彼乃却走門得復閉說者  
謂此舉寔徼天佑即此可卜終吉矣時何兵雖去吾鄉一時嘯  
聚者數千人孤城四面皆敵六月何兵陷寧村所及永興堡遂  
悉眾攻我城外恣為焚燬相持者三日極盡攻擊之具城中  
亦竭力堵禦戰無不勝人心益固凡七日而圍解官兵繼至斬  
首二百餘眾竄伏自是不敢復窺我城第猶然熱掠各處往



往伺官兵之去來為聚散而本地人尤為肆虐八月大兵集勦  
上鄉諸處吾鄉諸魁首亦漸就安撫道路始通是役也始五月  
十七日訖八月初十日嚴守八十餘日遠近避亂吾堡者何止  
萬人方圍急時城中亦甚岌岌予曰天豈特萃此數萬人而令  
一網盡耶必不若是酷苟有之亦數也雖憂懼豈能免焉蓋持  
此頗以自寬但隨眾竭力朝夕匪安耳畔常若聞喊殺及鬼哭  
神號之聲意甚惡之然卒無恙是秋從伯父別駕公卒遺命  
必止眾奠若至親必不可已更無以奠文相諛長兄州守公

與萊

莖奉行之我哂大人在日曾書治命一紙言亦如是紙藏篋中  
沒後數月乃知之當時不得如所言至今深恨常欲紹明斯旨  
踐諸身後誠恐創行易沮今別駕公復言之而州守兄亦既行之  
然則先君子豈獨見之偏州守兄豈儉其親者乎踵而由之尚  
復奚疑因以語兒俾行之無沮冬十月長孫同臬初就學  
予常願間居無事衣食僅足便為至樂而家費故繁欲節未遂  
今年白頭之亂費益無算歲既不登徵收復阻兩禾所入以供  
食猶不給緩急諸務全仰他人時事轉艱質貸更窘一幸成券  
喜若非常雖極重息且甘心矣况今滌場之候遙計新穀之期  
歲月方悠用將安濟用既無出負且益增剜肉醫瘡有盡而已



長夜不寐是用甚憂長兒頻為予言生當斯世吉凶禍福總難  
逆知但且順天徒憂何益嘻兒醒予矣予嘗味天道盈虛之旨  
嘉龐公遺安之言然恐難與俗論兒見及此吾復何憂自今以  
往式樂庶幾 十二月從姪幼訓卒其貧幾無以殮予方窘于  
歲暮不得不勉以資之亦恤誼之不容已也幼訓雖貧甚然及  
其仲甚至時恒飲食之不與計有無予以此特重之頃其卒也  
適仲有金數兩以足其衾衾之用終事無恨焉夫以仲之夙昔  
食貧計何由得金無金即孔懷何以致乃仲適有之而又適與  
其卒會謂非冥冥中有成之者乎此事尤見報施之妙深足為  
友愛勸因特記之

己丑五十四歲吾族元旦拜謁之禮故繁然習慣不見為勞今年  
甚覺不如舊時老其徵矣人生幾何百九憂端急當盡遣書以  
自醒 二月十五日三兒得首男是為次孫 三兒始勤農事  
予意後生家必不可心無所寄若不讀書即當營生商賈為利  
誠厚然非機智者不易能若力農不必機智此一勝也商賈登  
涉險遠不免意外之虞力農自水旱之外即無他慮此又勝也  
惟是傭作是資者固難絜利于胼胝然朝夕勤替自不遑逸精  
神因有所用且以知稼穡之艱難焉故讀書之外此最美業予



既亟從吏之更戲集毛詩語四章以快其事春日遲以陰以  
兩亦服尔耕我心則喜我行其野有苑其特我田既減我心則  
悅彼爾維何黍稷方華既堅既好其新孔嘉亦有高廩殷其盈  
矣朝夕從事維其勞矣維其勞矣是以有慶矣夏四月三兒  
析爨予既定諸兒之業及蒸嘗之資餘田舉以償人然且不足  
自今為始凡歲時賓祭之具以福祿壽昌四分輪辨予無所與  
而四兒尚幼予為業其業而事其事焉俟其有室而還之予既  
不別置膳田擬即于四分中約資田五十畝以終子兩人之身  
蓋淡泊無求自予天性但願不至以衣食累諸兒便極快足悠  
悠時運未知如何予每見田畔四時野花悅其野趣多致之  
齋前今年發生之際既已蔚然一日蟲食頓盡并根苗無子遺  
予固嘗謂天下事毫不由人自主第不信一卉之微乃復尔耶  
且吾于人間榮悴久已脫然惟是寄適丰大之區稍注情花  
竹意可不爭于造物又豈知其不然予自今又一進矣并語兒  
令知此意五月復有事城守以白頭流劫諸近地也吾鄉數  
月以來比屋磬懸日賴客米雲集故歲凶而民不飢一為亂阻  
城中粟旦夕盡夫誰與守幸敵不逼城不旬日而遁去此或天  
之猶有意吾鄉也然城內中產之家力足相助者甚不乏皆吝



不一輪每有重費不踰十家若為故額焉予近窘廢眾亦諒予  
但勢不能頓縮且于義不能不勉故所費仍不少云 秋九月  
九日酌半山觴咏亭予每歲定于是日一省先墓即同兒輩一  
飯而歸今年適君廷表弟暨林甥長臣偕來因携尊飲此此地  
層巖幽薄蒼厓碧連殊饒勝賞亭為憲副公讀書時所築後圯  
重構于朝列公頃歲辛未先大人嗣修之今又十九年矣感日  
月之易逝嘆勝會之難期一尊遂空逸興未已山中更無沽處  
不免悵然然于風霍驚擾之中有此選勝尋幽之樂所偷得  
不啻奢於是欣然而歸相與留不盡之歡無使造物妬矣因感而  
誌之

庚寅五十五歲春三月贖歸梅氏田二十二畝頻年廢業滋甚已  
付之無可奈何此田獨有遺桐者日夜耿々至是長次兩兒力  
謀復之是役也上以謝遺命之惓々次以道予責之未逮以稱  
孝子慈孫吾兒庶幾焉喜而識之 秋九月九日同三兒謁先  
墓時山中始多虎白日傷人樵牧無敢至者予至墓菴始知之  
欲遂中止三兒言怕聞虎出必于日斜今日之方中何患乎予  
然之山中人相率荷又挺擁衛以行深山寂然四望茅塞往返  
不見一人甚為慄々予問山中入何初無一言止予彼言方見



意在必行。故不敢耳。噫。行險之戒。予何日不惕于心。忽不自持。嘗身危地當局之迷。一至於斯。况天下之欲往而忘其險者。寧獨於虎。彼其阿意我順者。又豈止山中人哉。予且老矣。猶不及省。何咎于後生。既深自訟。并用訓兒。是日即于菴中一飯而返。憶去年集飲山亭。陶然半醉。流連不忍去。此景更懸霄壤。良辰樂事。真不易得。

辛卯五十六歲春正月更定小齋之顏。曰四止齋。并為記云。四止齋者。取淵明詩坐止高蔭下。步止華門裡。至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之句。而名之者也。古來逸士多矣。歎師淵明者。何志有所契。中心好之。故尤有味乎。其言爾。蓋予少嘗營心舉子之業。亦欲小有見於時。奄踰四旬。卒因塲屋。遂慨然有林壑之懷。願性不樂于離群。不能迹赤松于人外。希巢許之遐軌。嘗思近山臨泉。得數畝之地。種竹莢荷。山梅數十株。為小亭讀書。其中此樂庶幾待之。既而彼忝驚心。益思自遂。終焉之計。而不幸遭家不造。逋負多艱。日鬻產猶不足。豈遑問三迳之資哉。會為諸兒折業。乃移傍長兒以居。而直堂屋之最後。將以避囂。甚宜。因咲曰。但使碩人之寬。何必考槃在澗。爰即其右闢。其二楹。方以十尺。桁柱之屬。大者盈拱。階砌闌楯。撫諸舊有。不欲以侈費。當時誑



也其地故為蔬圃取十之三以樹花竹東故有牆更垣其西縱  
橫亦可丈餘不欲多資玩適以妨蔬茹也敝瓊舊器惟用之宜  
尋常圖畫足賁幽室不貴珍美以傷吾志也若夫寒芳倚其前  
綠猗彌其左桂馨來于竹外芙蓉出于牆東有臺有除有沼有  
魚有杞有菊有蒲與荷有書一篋可以永日友人更遺我以廢  
圃之石時花幽草環石叢蔚所以娛目寄懷之具不為不足矣  
况乎風月資我以逸趣禽鳥悅我以天機景物迭新用之不盡  
時而躊躇舒眺或燕坐靜觀展簟荷風之前曝背竹暄之下儲  
山泉以澹茗拾蓮實以分甘同我婦子朝夕陶之亦有良朋於  
焉燕咲當斯時也心恬而境曠意得而形捐風雨數竿何必非  
瀟湘之致明月一枝何必非孤山之姿數莖亭之何必非瀟溪  
之植俯檻悠然何必非濠濮之觀吾烏知夫寥廓之為大一室  
之為小惡知夫富貴之為得志貧賤之為失時是故累榭連雲  
朱門耀日我思弗存也綺肴鼎列食方丈于前我思弗存也開  
平津之邸集孟嘗之履千金為壽歌舞成行我思弗存也我直  
飄乎視生猶寄視所居猶逆旅飲而食焉即次而安焉我何  
以勞其生哉而或者以莊生井鼃之說疑之則亦未忘乎大小  
之見耳嗚呼金谷名園徒傷心于財累平泉草木亦遺恨于憂



謗彼造物之忌盈雖英雄乎不免惜乎不聞教淵明也予自櫻  
塵累每于憂來之間輒誦其詩以自豁向固好之近益若有得  
焉故更取其言以名齋蓋庶幾頽常存樂焉無改酌彼黃花  
相對歲寒淵明其許我焉然使顏閔諸子見之將無曰惡用此  
芬芳滿目者為哉予又愧矣三月同與開與銘暨二三知友  
携酒白岩觀牡丹至則花落幾盡相顧黯然於是舍花登樓倚  
欄命酌攬野色之翠邈俯清流之浩潔益嘆繁華之易銷信淡  
觀之趣永既而山雲漸合風雨徐幽覽轉清忻懷益暢及霽  
緩步而歸到家猶餘醉意家人謂十數年來未見予此醉也是  
日兒輩亦攜尊同遊居常每欲尋點也樂處邈若難即今日恍  
然得之其快何如同遊因訂觀荷之約夏四月妹氏卒未及  
月而妹夫繼亡予同氣惟妹一人傷心故倍于常其諸孤方幼  
家復中微撫養經營幸伊仲君是力予恨在缺乏之中雖勉襄  
其喪事而寔不足於心每思古人衽愧我心云是月復力為  
完債之舉兩年來時有所償而償不勝貸至是猶負逋七百萬  
諸兒深恐為予憂議共捐田百畝以畢償之予緣債廢田所遺  
諸兒良已薄而乃今復以累兒滋益恨之獨諸兒竭同心欣  
然無所勉強誠能見乎其大而計乎財利之私是亦賢矣聊



復以慰。六月次兒年三旬。得人叔久不飲予齋一日同邪  
相并偶集相與盡醉為樂其日熱甚知己歡然竟不覺暑亦一  
日之勝也得人叔為賦四止齋歌一章醉墨淋漓足光斗室綢  
繆交好見乎序言獨惜其推許過焉因不敢揭之齋私錄之以  
存公之好然予之赧汗終恐淫々無已矣。○余兄弟於樵貴為  
金石交藉聞過修能砥磨文行時詣齋頭印訂輒作竟日歡嘗  
讀其翼正經德二書卓爾有關世道雖抱璞竢時恬淡樂性以  
方之烟霞疾痼者流殆霄壤別矣近愴懷風景思却掃謝紛于  
所居深邃不越尋丈地理一室以圖書自娛非真素心友鮮至  
其所即其草色花香荷風竹月四時之氣已備莫作斗室觀也  
一日出四止齋記示教蓋有協乎靖節先生之志因摘其詩義  
以名其齋余不獸愛其文致淵宏足追古作者只此幽懷寄托  
朗韻韶人不覺將人勝地遂浮白索箋綴以詩歌志同心也四  
止齋頭韻事多為君引滿為君歌淡穆風高陶栗里襟橫碧落  
發清哦步止華門裏門外一任紅塵起梅花月色相綢繆閉門  
不管心如水平坐止高蔭下歲臺廣廈亦傳舍箕踞白眼憶青蓮  
清風拂々無長夏至味止園葵五侯郇公徒爾為剪韭摘蔬清  
供足花前小酌是心知大歡止稚子遶膝候門天性是謾言紙



筆看軒渠墨汁塗鴉皆可喜。四止齋歌未闋陶公四語真佳絕。  
仍浮大白再歌呼。對君兩。肝如雪。北窓此日誰義皇。綠筠憂  
玉書滿床。感時閑袖。經綸手。贏得芝蘭庭榭芳。君不聞。鹿皮之  
中賜隱居。五柳柴桑自結廬。買山不須錢已足。盤桓松菊趣有  
餘。又不聞。白蓮有社。劉遺民。招致淵明事異人。學道不妨更漉  
酒。逍遙魚鳥堪相親。風期千載憐同調。文窓古色恒相照。慚予  
塵鞅未全祛。長吟試比孫登嘯。辛卯夏日萬昌具草。予時常  
以儉約誨兒。諸兒承大敵之後。亦無不治生為念。一日與長兒  
論慳儉二字之殊。兒已得予心。予仍以廣之作。慳儉辨曰。慳之  
與儉。名似寔殊。儉者節制之義。慳者貪吝之心。儉者常欲留有  
餘。慳者惟恐其不足。儉者苟得其所而安。慳者於不可已而已。  
慳與儉固難同日語矣。書云克儉。孔曰寧儉。蟋蟀昭勤儉之風。  
羔羊明節儉之化。儉之見稱于經傳者不一而足。慳之為言更  
未聞也。且儉之失也為固。猶存質朴之意。慳將為刻。為無禮。終  
必為怨怒之歸。二者得失判然而禍福亦係之。可不辨哉。晏平  
仲十升之布。脫粟之食。至儉矣。而齊國之賴以舉火者數百家。  
李元紘父子為相。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敵劣。可謂儉矣。而祿賜  
盡以遺親族。若是者奚其慳。和嶠王戎貪富無厭。至不慙。舍一



李此真慳鄙可咲之甚是可謂之儉乎故知是儉必不是慳是  
慳必不是儉治生者慎無附儉之名而蹈慳之寔其于居室之  
宜思過半矣秋八月因潔治先祠敬述先君遺訓為訓兒十  
六則揭之祠壁期與諸兒儆心不忘○敦友愛務寬忍慎交遊  
急官稅嚴顧畏崇信義輯鄰族厚親舊緘言語躬勤儉持公恕  
懲簡傲杜偏聽戒貪吝謹細微肅內外○九月重陽兩越日乃  
霽仍同兒壻酌觴咏亭借諸兄弟大飲與銘菊下與銘嗜菊  
獸深不以多冗移其趣今年更多為蔣植遂成美觀洵足樂焉  
然其積勤至矣可謂能樂乎其人而未可謂樂乎天也予砌旁  
徧植野菊最延蔓易生開時金英滿地香氣郁然更饒野趣每  
無事日處其中有時忻然獨酌或如意讀淵明詩數章彷彿神  
遊東籬之下此樂自謂過之冬十月壽木成予久欲為此而  
窘于資諸兒承予意力以趨事又適得佳木遂以告成他日期  
更得紬布數端以儲衾衾之用真萬事足矣然予之為此非不  
知速朽之義而求美為腐骨之奉也特以在人子者有必欲盡  
之心待至臨時周章分外勞費何若先時存備其勞逸相去豈  
止倍蓰哉十二月四日三孫生為三兒第二男

壬辰五十七歲四兒從學潘君明卿春三月歲試不與成初志



也念既踐土食毛莫效西山之節而僅一貢之為晚烏能廉  
乎惟庶幾以朱家老儒終其身令魂魄有知而得從晉處士執  
鞭于地下亦不媿見先人耳周甥定爾卒初予之議姻也卜  
籤于闕廟始得籤有誰料半途分拆去空幃無語對銀缸之句  
凶兆顯然矣及再禱得上吉又禱又上吉議因以成噫是豈神  
不我告乎今而知其所為吉者乃所以成其凶耳真無逃于數  
哉夏四月龍友公倡為社會之舉予亦與焉公一日過予云  
有一會特相攀予蹙然未知所對公咲曰無他也欲共成雜社  
之樂耳予曰如齒格公曰非所計也惟庶幾知己者曰若是  
附驥幸甚公喜見眉宇及出示規約則與予曩所為大生會者  
更相符焉思昔少年浪舉旋致謗沮而乃今幸從老成長者之  
後優游以適其志以是亦欣然于心與會凡九人王芝公年八  
十二家仙源公八十龍友公七十九並矯健不讓少年張蓋倉  
公六十八寅初公六十一與萊兒長子一歲與介少一歲惟川  
子最少自寅初公以下皆予門內云縣公按鄉徵逋法令峻  
急自六年至九年十分無少緩者貧民困迫不必言諸大戶積  
負既多稱貸旁午猶不免追呼之擾予所虧額不多不難旦夕  
完畢心舒閑而体休暇若不知徵歛之繁私喜語兒此吾向者



與爾輩遵先訓急官稅之顯效矣然吾前言十六則者此其一耳既明效若此審能率是行之事、無失其得效豈不百於斯乎兒輩勉之、六月屢擬觀荷白岩不遂一日同兆成弟君延表弟淪茗齋中其時雨過涼生荷香清甚君延語予此可作白岩觀矣予咲曰君更為齊物論耶雖然君未知予之所為樂也請為君言之凡予之樹茲卉也未嘗以榮枯役其心任厥自然未嘗不滿志也當斯荷之挺茂也綠光盈、塞于環堵既連翠于竹石更揚清于几榻三兩月間形神寤寐無不在此淨綠中也至夫露曙兩餘風微月靜一種香韻尤堪會心紅芳數點故添幽色無之亦不損其佳也若乃倒景依、澄然別沼亭、秀植烈日彌鮮每俯睇空明中舞翠翻、非空非色天光一碧秀潔非常又時見翠拂雲堆或花颺碧漢此境豈復人間乎此時不覺清瑩心神涼生象外更憶昔日酣遊湖上繫艇花間其樂悠然弗忘世易時遷遂成夢幻由是思之幽影半窓何問芳香十里見前匏酌豈需勝會笙歌且知此而貧富窮通孰不可以一視獨一荷之觀哉則雖謂得荷之樂者莫予若可也于時兩人亦各欣然如有所會客退因次其語兆成予舊友今年為長孫師秋八月中秋兩次晚月色甚佳同潘明卿丈兩玉叔兆



成弟暨兒輩飲廳事前頗極歡趣客去家人亦睡予仍對月燕  
坐齋前是時天宇益清纖雲淨盡曩昔嘗偕朋輩待觀月華卒  
未得遇今夕庶幾見之乃以氍藉地稍息偃以遲之時方醉餘  
不覺成寐比醒月則已西斜矣悵然無及既渴甚欲呼婢煮茗  
念妻兒方熟睡不欲驚之是夜雖仍不見月華而花竹幽齋湛  
然夜色領趣至足。齋前芙蓉前兩歲花極鮮茂予並值以事  
羈郡中今年無事在家而花開獨弱葉被蟲亦盡彫悴豈非造  
物者之好為弄人耶然吾輩隨境適懷原不當過求稱意數枝  
淡若自足悠然夫造物之得有其權者固以我之有所求也我  
無所求而彼亦烏所用其權適讀東坡集云吾兄弟俱老矣當  
以時自娛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  
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足供吾家樂事也又曰君子  
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  
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不足以為病雖尤物不  
足以為樂。三復斯言益以信心。冬十月伯父州守公壽八旬  
癸巳五十八歲自歲內感成消疾今春遂深君延視脉頗以為憂  
以其多歇至也未幾瘦削頓甚殊亦駭心既乃杜門謝客專心  
理疾獨意殊不樂長兒時以破除煩惱為言不知子有難漠



然者念兒輩兩番承債已近千金今餘逋仍積未知所終祗重  
為兒累耳又四兒婚聘之資全然無辦此二事實難去心亡何  
再四憂思必無巧計猛然一念若今已死種之塵勞多從拋舍  
雖復恩深豈能相及生平謬矜達識不于此際一破迷情何以  
言知命也乃就所餘費約計之可十完五六此外直以聽之予  
德薄不足以庇後荷先人之遺澤予子孫或不至于塗敗然而  
天也其何敢必至念持身免禍之道所當為之自我誠何可諉  
予前述先訓至切近簡約方期與諸兒朝夕儆惕終身行之今  
予存亡不可知兒無曰予言之師惟先人是似予庶幾望之予  
非無壽之患而無令德之憂更不願兒輩才智勝人但願其無  
得罪于鄉黨宗族因書為治命并詳喪葬之事緘而題之曰必  
有記自今之後一心澄然更無多慮或得餘息以盡樂天倫優  
游菽水於願至愜非所敢望云書此二月十七日夏四月晦  
前一日夢先師項太玉公持一扇授予云是仙人所書予受視  
之大書勁逸乃江城五月落梅花一句末後書戊寅二字予故  
多幻夢初不以為疑明日偶覽曆日五月果有戊寅日因訝之  
此必予之終期也神告之矣既而仍無驗予思此夢誠有異或  
不驗于今而驗在他年未可知然死生遲速于予心漠然久矣



驗與否又安足計之。聊書之以觀數。予早歲于妖祥星卜之說亦嘗好言之。後乃一置之不問。非謂其說全誣。正以厥朕淵微。莫容測識。或影响傳會。徒亂人意。然亦有言語文辭之際。而或兆一生動止之幾。當其著于既然。誠非假于牽合。如曩作文潛傳。一時戲筆。豈意遂沉寔以終身。至于棄韻。蘇詩尤當日意中。必無之事。乃于今讀之。若一二逆寫今日之胸懷。又豈非識哉。因觀昔人詩詠間。往往有此。如寇萊公詩云。到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其早年贈友作也。及至雷州。乃愕然成識于忠肅公少時咏石灰詩云。千鍾萬斧出深山。烈火坑中過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惜。只留清白在人間。遂為終身之兆。唐伯廋為諸生時。作帳詩。亦遂成識。其他事類甚多。或驗或不驗。蓋總之莫知其然者。因識所夢并及之。六月廿九日。四孫生。三兒第三男也。予自春仲杜門。已及殘夏。節序如馳。病猶未去。然數月來。屏思慮。絕應酬。所以將護者無不至。幸肌體日復。獨病根未除。今慎養自不可怠。但久承諸父兄弟過問。殷勤未得一報。時歉於心。近欲量力一試行之。將漸次以及。而輒為長兒諫沮。此意殊不能釋。然往初病時。意尤鬱鬱。得人叔致子箋云。君但寔得四止齋妙趣。即是却病良方。此言誠呼予寐。然每際烏啼花靜對境。



穆然輒思與二三知友把酒臨風或相携尋勝歡然一日之樂  
此懷能復已乎。養病既無所事卒難兀然不得以觀書  
遣日仍恐樂此易疲每午前以十幅為節及半更一少休或起  
徐步午後睡起亦如之日長未晏則間讀唐人詩數首所閱取  
雜短事文以其心目易了或久不繼則史傳文集亦可量限讀  
之但一以願神為主必無過覽因思此法不獨養病為宜尋常  
讀書即當如此誠有游泳自然之趣但數年來記性全迷掩卷  
常不能誦一語或間憶一事終不能舉其人深可慨歎然性無  
他好朝夕樂此猶竊幸有所用心故日見古今懿行嘉言時以  
之閉邪崇善見精言博論時以之發覆祛疑見快事雅談時以  
之醒懷浣俗見升沉險幻種種殊觀因以洞物理而諳人情是  
我所日覽於斯者雖不能得其言而未嘗不有快于心也此亦  
足以信讀書之必有益矣且讀書或以建事或以立言或以適  
性三者得意同然然而揣摩疲精于富貴著書發憤于窮愁二  
者我固不能亦不願之若夫日涉一編優游博趣當其快覽之  
時不覺尺幅之淋漓雙眸之寥廓誠不知幽居之寂空乏之累  
寒暑之侵此樂何可名言然此為庸老自娛及病忘不得已者  
言耳若後生輩燈窓績學正當多聞博記刻苦精勤不得一毫



放過美質是宜加培質下尤當倍力更不可以老子藉口也  
秋八月生日始同賓友小集尚未飲酒啗醲鮮子兒長者三  
人並不好奕惟幼兒未審所趨子深見奕之害也嘗逆止之茲  
更作奕戒一篇以詳其意病筆不求就正但以訓兒庶幾耳○  
甚矣奕之溺人也蓋夫人之勞精損神廢時失事未有甚于斯  
者也何以言之奕與琴書畫並稱清事王公大人多雅尚之騷  
壇詞苑之士尤徃之矜勝故人家子弟每或嗜之其父兄曾不  
是禁彼誠見奕之為戲遠非賭博遊蕩之倫更異酒色荒淫之  
具故任其子弟之嗜之而不以為嫌其子弟亦自信其非同若  
等之事也遂安然為之而不忌而不知其害殆甚何者賭博猶  
畏人之非酒色稍過度者病即見若奕則衆競而莫譏其失勞  
心而不覺其疲其為溺雖賢者不能免故曰殆有甚也子親睹  
二事其迷神失事灼然非誣蓋嘗會飲玉蒼翁家客未集有門  
下奕客王生者方匆之自外來言飢甚翁令取麪食啗之生為  
齧一口適一客促之奕即就之迨終局而所齧猶在口也又嘗  
與篤思公同館一日申後聞其室臨蓐趨而歸中途兩驟至入  
一舍求兩具其主人故其奕友也呼之奕以需雨息而竟不能  
罷手因宿焉其夜孀氏以產艱幾斃即此二事子言豈為過哉



昔人目棋枰為木野狐言一入其中即戀不能舍猶狐之媚惑人雖禁之弗能去也豈非深有見乎其害而善言之者與若韋曜論云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客拒而不接觀此益足見古今好奕之通病故所惡於奕惟其溺志也誠使夫奕者徒遣興適情而無所於溺即日一為之何傷第為之未有不溺者此奕之所以不當學也且事有必當學者有可以學可以無學者又有甚不必學者彈琴時以宣和學書亦能束躁是皆有益于情性而論者猶病其分心此其可以學可以無學者也笑不過數着之間戰不出一枰之上況謀安用心血徒枯至謂奕旨深微可通河雒之理然問古今好奕之士知河雒者幾人况能悟何必從奕入此其甚不必學者也若夫修德砥行讀書治生其為當務先賢論之著矣使人誠移其好奕者以讀書何書不可讀以治業何業不可成即以希聖賢何地位不可到獨柰何於所當學者反多怠惰因循漠不置意而於所不當學不必學者更孜孜為之至聚精凝神不異高鳳之漂麥此其于輕重何如也總之奕善溺人既一沉而不覺則是非利害舉非所及知者是故宜戒之于早也或謂名賢善奕者多矣若陸遜謝安至用之臨敵尤炳青史奕何嘗



累人哉。曰奕道久興于晉，斯盛當時風流相高，其名士亦惟清談不事事，至相與角奕者往。出父子之間，浸淫齊梁斯品，益競君臣決賭，更為美談。六朝靡風，君子固無取焉。若夫挺異之哲，時具兼長，臨敵之間，亦或有深意，皆當別論。予所言為後生輩訓也。後生識趣未堅，或徒藉口前賢為害，非細。如曹參日惟飲酒，馬融常好吹笛，彼二公自足成章，乃師參而不師其靜治，師融而不師其博洽，而第取其飲與笛，可以訓乎？或者又曰博奕，仲尼所不廢也。噫，聖人乃誨人博奕哉！賢乎云者，夫子固深疾夫無所用心者，而激言之。如言夷狄之有君，豈亦夷狄之與乎？他日哀公問于夫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諸？對曰：有之。為其兼行惡道也。意固昭矣。窓外地可方丈餘，往時三面樹菊，今復挿籬于窓下，則四面菊矣。開時如累金錢，燦然炫目，是可名黃金塢。墻畔枸杞方熟，懸珠纍纍，更可名絳珠屏。終日坐守其間，觸鼻凝眸，天然香色，病夫當此，誠恐祈福。冬十月，室人壽六旬。時有幹奴盜用一歲之租而逃者，計金五十兩，予寤中遣此憤恨，殆不能忘。適偶翻廸吉錄一卷，見胡翁不以假引五千罪，僕子事不覺，意消。此事已抄入經德錄中，久乃忘之。茲愈信觀感之有益，而溫故之不可已，亦足見矣。是卷內更有家訓。



若干言至盡人情當事理向讀過亦忘之因亟錄數冊遺諸兒使時得觀省幸兒能誦斯言即是不忘予言也予病久未除目前殊不覺害但牽延未愈將來寧知如何予死生既以付命子孫之賢不肖亦以付天夫復何言雖然不能無倦也故錄中往有言第亦無多焉今復思祭祀一事所當申言之者蓋吾家祀先之禮經列祖斟酌至不可易如不祭七月十五尤單俗明禮之至行之且百年其誰敢違但憶天啟間甌中佞佛方盛遂有議舉中元之祭者賴先君子一言寢之曰喪祭從先祖今吾子孫能讀書明禮者不必言倘有見理不明妄惑愚俗而欲私行之於家者是為蔑禮之最甚不孝之最大知禮者必當峻斥之特書之以永示

甲午五十九歲春正月仍杜門謝客延得人叔大弟節侯為孫輩師改號海野予嘗于圖記中愛樵貴谷之勝取以自號有年矣及今問津茫然徒虛懷縹緲則嘗徘徊海野之際觀洪波之捲雪覽翠疇之連雲因而想伯夷之高躅彷徨沮溺之幽迹俯仰伊邇實獲我心更思此身在寥廓內何止一塵以海野之大寧或我有正惟其莫予有而予乃得以委然其形子然其志任性直往以全其身然則予之得有于海野也抑多矣遂改號海



野遺民嗟乎山河忽異今之海野已非復昔之海野矣海野曾不能自永更能以其歸永人乎予所取乎斯者生於斯長於斯以終老於斯予真烏鹵之人與予且日與田父海翁存愚去識嬉遊飲啄同鷗鷺之自如庶幾安所處而得其真者乎是曰海野而已矣二月有事先墓仍未克與自病不掃墓二年矣豈勝歎然今年山利欲即治生壙于旁柰兒輩力俱無暇或且遲之此山堪輿家有見與者謂自李王尖分脉而來龍氣自厚其不與者則謂來脉獨結半山祖塋而止二說予總未知所據但自先安人塋經二十四年庶幾粗安其無凶碍可知近十數年家業殊隆或者以疑此山然吾家運遘中微方今十室九墮皆將歸咎此山乎且以先大人之德宜必有吉壤而其時咨謀考卜極慎詳故予之決意斯丘者非直以得相依亦以擇地未必能加于此也然尤冀兒輩異日謹識吾言更無以過于求美之心而致惑于遷改之說蓋遷葬乃人家最不幸之事有如壙水滄漬或其家歷有凶驗於是仁人孝子亦嘗不得已而為之若或惟求福蔭至將父祖棺骸輕易發掘於理寧順於心何安且吾亦未見其福之集也兒必謹之偶閱尊生八牋內一則云山閣五六月間風過生寒溪雲欲起山色忽陰忽晴湖光乍



開乍合。濃雲影日。自過處段。生陰。頃焉風號萬壑。兩橫兩間。駭水騰波。湖烟潑墨。其言西湖風雨欲來之狀。可謂極肖。往癸酉初秋。鄰喜寓西湖一樓上。因過彼。適見之。相與詫為異景。時鄰喜擬為記。未果。蓋西湖風月諸景。吾輩遊賞者多。若此景幽異殊絕。非生其地者見之。尤稀。去今二十餘年。鄰喜已久作古人。予自己卯後。亦不復至湖上。此景徒徃來意中。今讀此。宛然所見。而低回往昔。竟似夢中感。而錄之。夏五月。與銘自頭陀寺觀講經。回語予云。向聞講經。男女雜。還僧俗混淆。傷壞風化。疑言之。或過。今日擊之。信然。即有大家婦女。另室起居。而咫尺僧徒。對樓接宇。儼然相視。曾不為嫌。豈復大家風範乎。予曰。然。滔者。固非一日矣。吾與若監世流。其當益嚴。內治。夫嚴內治。莫如遠僧尼。而尤貴門內之交戒。僧尼遠。則平日無所盡其心。門內之戒齊。更無所引類。而相儆。誠塞流之要義也。往聞母氏言。林恭人內訓至嚴。諸孫婦跬步無少貸。今雖已非舊。然獨自吾祖以下。其婦女猶逡巡不敢為聽講之遊。此其遺風固遠耳。今正當益謹之。庶幾一綫之無墜。亦續美之一事也。頃鄉中更有生日之會。每生日則群詣寺中禮佛設齋。竟日而罷。彼此相續。歲以為常。其寺僧益狎熟如家人。此事尤非婦人所宜。初亦



邀予室人謝不往。以知非予意也。此事濫觴且未已。使少年婦女相隨出入。習為固然。其失愈甚矣。予更慨近日詩書之胄。於諸禮法滅裂已多。意不當獨咎婦人之越禮。即越禮亦罪在男子。而不在婦人。蓋婦人能知大体者。幾人。正在男子論禁之禁之所不得施。則委曲以諫之。豈可視嬉遊為細節。以遂非為娛親。而甚有同其愚惑。真可罪也。書之。示後俾無忽。六月海寇忽登劫羅浮。男女奔竄。猶有稍遲被執者。富者索贖至千餘金。真不測之禍也。是日次兒適往妻家。甫茶冠至。亟逃得免。固甚幸云。或言寇且耽。吾鄉堡中因亦為防。秋七月次孫同臬初就學。今夏炎蒸特甚。甫秋多雨。得早生涼。亦祛病之一助也。兩窓一編蕭。竹石神思尤清。有味袁乎。小修詩云。我有千卷書。不愁千日雨。氣冷楹軒。開窓玩今古。文錦勝天孫。快舌類鸚鵡。只此十笏地。無日不歌舞。兩時常一諷之。真灑。有餘趣。予居常每有欲吐而不能吐之意。忽得前人論說及詩咏。快然若達我心。正使我終日含毫。未必能及一二。而作者已為我窮情。而畢繪之。讀此快活當何如。又小修有云。聖人不貪生。惟善吾生。不惡死。惟善吾死。又與姪書云。酌寬嚴之中。以處家。酌豐儉之中。以理財。寘慾養身。修名避譏。是所望也。數



語皆堪玩繹。因述小修詩并及之。二十七日五孫生。次兒娶婦。十二年向多育女。今甫得男。歡慰倍常。予稟氣夙弱。自少即謹衛持。今猶致斯疾。甚哉攝生之難矣。閱康侯延生說。謂稟有厚薄。譬之基業。其有貯蓄豐裕。苟恃此而淫縱。則終亦蕩覆。而無餘世業。涼微或能憂勤。惕厲亦必日就充盛。推而薄受者尚能充盛。而况固有充盛者乎。厚貽者且至傾蕩。而况本為衰薄者乎。此論至為明切。予謂薄受者之求善守比之厚蓄者。更甚難。厚蓄者僅不放逸。即已不墜。成業薄受者必十分勤惕。十分寶惜。僅能當厚蓄者樽節之十一。使稍一怠忽。其損失豈止十一而已。故有生均不可不致養。而薄受者尤不可不百千其功。予愧此察之已晚。猶庶幾折肱之醫。故特為後生者拈示之。若厚稟之不可恃。予亦歷徵其然矣。康侯之言允宜三復。冬十月新冊成。先是里役一委之代。傭每屆十年亦聽之造冊者。無所問。自壬寅以至於今。奸胥狡役日益叢弊。不可詰其家藏。冊冊又亡失。以此清刷尤難。予求核數年。兼不吝多費。至是始得清會。審里縣公以原戶田多析之。因別立戶焉。原戶統名王慶忠。今以士祿約昌為名。朋克士與約取兒之字。祿昌其分房之號也。四字依序錯綜。亦竊有說。誠以人情莫不欲富。徒欲富



而不知學必有求非其道者故首之以士士者禮義之所出也  
且士也祿在其中矣故受之以祿人情富貴尤易盈約者持盈  
之善物也故受之以約守約而知足造物何忌焉豈不克昌乎  
此予命名之意也冊既成喜屬兒而告之曰惟爾克謹歲輸亦  
既用我言矣自今其加勉之永協乃心以趨乃事使于鄉為善  
士于官為良民于家為令子賢孫不亦休哉異日幸式廓而增  
大之尚亦惟訓子及孫俾世世相師無忘斯義予誠恐數十年  
之後支派日以踈賢愚且莫必豈能長保一心乎可不勉諸要  
之相好原非難事其初蓋未有不相好者大抵妯娌之間必難  
一意以致兄弟和好不終誠能立意堅心必求和好更無携間  
之端子視其父孫視其子自幼漸摩無非和心之習戾氣何自  
而生戾氣不生則和氣自凝而不散理之常也且即就爾身言  
之自大父至爾三世矣今爾兄弟猶能不失其訓使爾兄弟之  
孫亦能如爾兄弟之率乃祖訓不已五世雍睦哉由此論之誠  
何難焉詩固有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然則非予之言周賢大  
夫明訓之矣勉之勉之既以語兒復書諸此使他日覽之當無  
忘焉又里長甲首有即用本名者一時或有所便然使人對子  
孫而呼父祖之名當之何安此必不宜蹈之晉唐人最嚴父諱



至失之太過昌黎是以有諱辨之作初不謂名不必諱也臣子諱君父之名自是正理但無致過拘而不可行耳予居怕言話必期無犯先君之諱時或以某人名字而稱之則亦不能避也至諸廟諱初惟令遇字缺其點畫崇禎時始嚴避諱之條今物改事湮徒在天不泯而臨文觸諱感慨深焉更非止羊棗之戚矣往始見某老先生一柬於崇禎正諱竟不復避竊甚訝之徐知居今之道宜然予則固矣然予心終不能恣然故每不忘改避而於其上一字不更拘則取諱獨不諱同之意亦以此事無關大端而竊以少存其故主之義諒亦仁人所不罪耳偶論名諱事及此十二月四兒納婦項氏予自得病以來無他繫戀惟及見兒婚為至願今已完茲事便可一意禽向遊矣願生平無濟勝之具老耄益非所宜畢竟陶家籬下家常樂趣為得自然但得無病優游我老此鄉足矣獨所憾者雁山靈勝咫尺境內而結想未能一至亦一生欠事倘來歲病愈八九月間必了此遊庶不媿生名山之側此外一作卧遊可矣書之以期必踐

乙未六十歲春正月訪醫趙見陽於太平三兒從行趙君台名醫也自前歲求得其方更得得人公為勤診治其效已見但未獲



全愈而趙君竟不能一致其來因特就之是行也肩輿往返凡  
七日風色多寒殊怯覽眺而所過山原川渡未嘗不恍然圖畫  
中山中梅花未殘冷豔幽香時迎道左肩輿迅逝每悵然交臂  
失之更一憾也趙君視予病謂至冬方得有瘳恐雁山之遊又  
以待來年矣三月勉從事于先墓予兩番不克拜掃於心甚  
不寧今幸一望松楸庶幾慰遣是日并携長孫拜墓因憶予始  
至半山時正同其年今已爾衰暮光陰真迅速哉然深喜將來  
者進惟當慰心觴咏亭處沙土擁積多年去歲三兒為疏治今  
亭前水石已還舊觀更欣然竚覽久之世咸稱淵明詩在晉  
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為恥事二姓故以異之其說始  
于文選五臣註予自讀陶詩即深疑其不然亦嘗見有辨之者  
而未悉頃讀郎仁寶七修彙藻辨証至明因括其說于此淵明  
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訖丙辰前後一十七年詩一十二首皆  
晉安帝時作也至恭帝之庚申而始禪宋計庚子至庚申踰二  
十年豈有未禪前之二十年内輒有所恥事而即題甲子以自  
異况全詩又別無題年號者不知五臣何所見而云也至又有  
引桓玄之時晉室已無天下之語謂計時逆推正二十年淵明  
蓋逆知後來必至革命故所題乃爾夫自古天下危而復安者



常有之矣公亦何忍遽料二十年後事乎且方未單之時逆知  
即題甲子而永初以後之作反不題甲子何耶至于述酒一詩  
正所痛懷當日之事又何不題甲子耶總之偶爾題之後人亦  
偶爾彙之原不係公之意耳予觀淵明志不仕宋終身固窮允  
不媿稱靖節矣乃其悲時悼國之情往々不令人見即問形之  
詩咏而未嘗顯言公不獨隱其身且隱其心焉而謂公更有所  
稿時以自異豈足與論公哉此事本無足置辨顧世之人徒知  
以揚公之忠義而或反自晦其全身之道故因揭而明之間前  
歲有不題年號而致戮者倘亦向者之說誤之耶予兩年攝  
養深居久不見春田之樂近始稍々散步時春盡夏初零雨既  
足風日斯融農人耕耘繼作兩々三々洵足樂也退坐小齋猶  
欣斯趣因擬取龐公逸跡屬善畫者繪為小圖而合以淵明和  
靖江濱漁父為四景置之齋壁時若遊處其間當為丰室中尋  
樂之一助四景云者峴山春霽栗里松風楚江秋月孤山梅雪  
仍各為贊以識其趣今姑錄此未知圖成何日耳春鬱彼山南  
爰得所止既讀我書亦覃我耜春風始和霽漢々川雲  
由々白鷗迺耕迺植載瞻載慰欣哉遺安萬鍾非貴夏五柳之  
宅長松之陰有美一人曠然遠襟有書有琴有酒盈尊好風時



來長夏無暄閒吟醉眠容膝載安言思其人涼生肺肝秋浩浩  
江潭澄々月色露白風清波平浪息扁舟一釣意不在魚清歌  
滄浪飄然紫虛沉湘者誰豈不騫々遯世全身是或一道冬有  
百斯梅湖山玉列香冷群峯芳凌皓雪寒景初霽瓊光滿山俯  
仰林園非復人間山翁醉止還呼宦舞戛然一聲清振千古  
六月第五孫殞于痘次兒之得子故艱茲又獨罹其患諺謂痛  
足偏傷信然予固多譬解之於予心亦自難釋然時方訂伴觀  
荷白岩以是復阻予病後力求清心因多為強制數年之間  
徃々匱輒貸々輒一登籍而未嘗稽筭焉亦致忘其多矣頃始  
稽其數則子母遂九百金一時驚怛啞然數日來煩渴頓增形  
容并悴兒深患之於是再有捐田分債之議予曰噫予累兒至  
矣即兒力堪幾何縱復必無我吝予視割兒壤猶割兒肉也僉  
曰如必無策何曰若是其俟來春四兒析爨時議之時長兒急  
欲解予之憂即取其藉為瓜分其間離合均停使人人得其便  
尤憫々幼兒是念蓋不使纖悉之煩予心焉而仲叔兩兒亦無  
不翕然一心以相左右予百思誠無他計固惟聽之而已予更  
見其接對之間若長及幼莫不愉然其色又多能為安命之言  
其心殊不以已之日削為念而惟得予之無憂以為歡是誠有



世俗之甚難者矣節侯弟目擊而語予曰有諸耶如此無憂異日也予深謝不敢當然私念和以致祥亦恒有斯理於是竊籲天而祝曰願兒有子皆如兒使多享和平之福其大顯克孝之報噫予又得無貪天功為己力乎時六月二十五日蚤起拜天畢記此一以表兒之賢孝并以為諸孫勸秋八月以生日避喧于白岩初擬憇此數日更尋幽他山值諸兒以候試往郡中三兒又適患瘡無應容者乃遂信宿而還今秋無疾風荷猶未敗萬綠翩然波光樹色更相映帶弥望澄碧夜坐水亭中不風而涼螢光上下明滅幽景俄微雨浙之葉間久晴得此香氣倍常早起堤間山翠欲襲日光未下晨氣尤清兩日於斯殆戀戀不能舍去然數年注想觀荷屢期不遂今未必意彫殘乃反飫諸佳趣抑若造物之特留以相待者信乎事必不由人計較也時同遊為宗巽叔又往十年前族中與予同庚者十餘人今僅有其六其往來交雅者則又惟敦夫文虎二公而已文虎公少同入津長同筆硯尤惓惓愛予但予媿阿咸耳茲各有壽詩見貽因錄之以存交誼并以志一時之歡若其言何可當也文虎叔詩云極星炯々碧霞天甲子同週壽酌先宇宙自存泉石侶春秋偏老竹林賢一生肝胆愁相向千古文章喜共憐回首當



年皆往事桂漿且得醉花前當年初度紀生申崧嶽靈偏萃子  
身粟恥周家成特操蘭惟楚澤足相紉由來菊徑幽栖士便是  
桃源勝會人六十年来顏更好漫勞丹藥駐長春年来服食有  
松苓似得神方堪鍊形昔訝懷才虛甲第却緣抗志感新亭儒  
宗蔚鬱龍門峻萊子編欄鳳穴馨江上數峯秋露湛仙籌海外  
已添齡落論交踈亦親每從風雨憶同人家駒向許輕千里  
馬齒虛慚並六旬青桂社中無俗韻紫芝歌裡自仙因癡叔不  
癡誰早識尚須范蠡繪圖陳敦夫叔詩云不覺蹉跎並六旬多  
君物外意清真望衡好擬龐居士避世堪同晉逸民數卷屹為  
千載砥一庭藹作四時春願今歲添華壽共醉南山莫厭頻  
是月二十九日室人林安人卒始兒輩以試羈郡城尋又值禱  
雨至是方為予治壽觴乃越日而遂遘斯變慶甫畢而弔繼之  
世事茫、尚足問乎安人之卒也以瘡恙初誠不以為虞迨乎  
毒氣內行求醫已暮遂至不治痛曷追哉安人慈孝惠温寧靜  
恭慎一稟至性事予四十年未嘗有忤色亦未見以忤色加人  
愛庶子渾無間已生待人徹底坦誠若不知人世之有是非口  
舌即人亦竟無以是非口舌動安人者其仁心自然雖雞犬未  
嘗加叱每市販需值雖當食必輟哺應之類無不方便為念也



生長綺紉之中勤儉更同寒素數歲遭子匱乏益淡泊相安昨  
冬幸畢兒婚正擬來春盡卸家事與安人一享菽水之娛而竟  
不我待矣痛可言哉初安人之疾也日猶強飯起治事其伏枕  
纔四日耳將逝之兩日即沉之若好睡者訖無痛楚之患此屬  
續而諸子諸婦暨兩女凡十人咸侍訣無失即孫及孫女稍長  
者咸在側以至諸甥諸外孫外孫女亦適集無不在焉抑豈偶  
哉凡安人之所以培吾家脈者甚厚予寔受其助而不知我後  
人其益當培安人之德於不衰云予往作遺囑時殊不望延  
今日頃幸六旬既度乃取前所書重定之以付兒其所語喪事  
如單牒設止醮奠去誄文辭遠客蚤撤座速行葬皆一奉先命  
惟內去誄文一事稍變通行之蓋虛辭最所宜裁但徑去於禮  
文亦若闕因做家禮祝文諸式撰為通套之辭俾奠者用之庶  
情文具至而益無不可行之患時不幸即有室人之變諸所囑  
乃一踐焉則又非徒言之而已兒他日當力求無改此雖無  
關大節然使予得一遂其所志豈不含笑入地乎祭文并錄此  
維年月日某等含哀具奠於某之靈嗚呼骨肉情深幽明路異  
死生奄別痛割奚勝想像音容難忘悲戀謹以清酌庶羞祇申  
哀奠尚享

祭惟壻與甥輩及再從兄弟行之祭文共此如祭內

則伯叔間可改情為誼字恣為感字更妥壻與甥不



必改也

九月三兒年三旬

冬十月定諸兒分業先是房屋田

產俱已分析其中或稍有未齊予亦已置之茲以長兒從史更為叅補遂益均平予深見人家興替之由多關於兄弟居常惟友愛為諄諸兒固咸悉予心而長兒上下周旋用心更細因并著之予自六月至今仲冬病去七八其間更經內變初不覺害自意全愈指日矣亡何酬應稍煩遂致復舊今不得不更堅杜門日月幾何親朋阻絕堪此寂且自老妻亡後常頽然如有所失人世悲歡順逆固極洞觀但欲使靜寂中一念不生寔不易之幸有菽水可以忘憂他一切其無復問之

續一咲錄

余生甲子既週婚嫁且畢正可欣然待盡茲錄之為續也豈其有貪心乎夫貪生將愈不能樂生故夫真能樂生者定不以生為戀逍遙順化惟其自然則安往不超生死外哉使今尚假我數年固余之樂也如其不然還付一咲  
丙申六十一歲春正月四兒析爨予自此適食於諸兒復延伯玄丈訓諸孫同地師徐贊我至先塋為定祔塋之計予意決於斯久矣兒輩或尚有疑聞江右徐君者言多衷理因邀視之彼言此地有謂其能發者謬也若以為無氣亦非蓋此地龍穴



頗真但來氣短小求富貴必不能亦必無凶患予曰若是則甚  
得我願矣。亟語兒無復疑。三月壽衣成予深見厚殮之無益  
第又不欲為不近情之事妨為子者之心故嘗欲自治終衣俾  
豐儉稱度適先室有遺紬帛遂速兒成之既不費財市易更無  
儉親之嫌而送死之備已畢蓋一舉而三快云。嘗考古達觀  
之士自王孫而下代未嘗無人要皆未為中庸之道獨顧憲之  
誠子有云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鳩俗者也予進不及  
達退無所矯衣周於身聊以蔽體棺周於身聊以蔽臭使勿為  
人惡已矣又韋復預戒云吾死之日殮用舊衣勿更新造茲言  
寔近情而可行予恒誦焉乃牽於兒意致蹈以美卒違所誦多  
矣書之庸以志愧。秋八月從弟與銘卒與銘少子十餘歲稍  
長即深相愛同意尚居常事罔不予諂予緩急亦必叩焉蓋同  
氣有未及者嘗倉卒為治先君之殯及一禦外侮皆竭力踰常  
誼他休戚無論也頃臨卒召予與受遺命意更有深託於予者  
曠言始終能不倍愴與銘尤善處家庭之間孝及特至而忠信  
恭謹勤敏任事鄉族方共推之其卒也莫不嗟悼焉予夙景與  
銘之賢而又懷其愛竊欲為著一傳而未能聊揭其要於此若  
其遺言在耳固日夜期無負云。冬十二月謁先墓山遙不能



數至故每歲祭掃之外定於重陽一謁去秋以先室之喪不克  
往今年復值與銘之變延滯至今恐更蹉跎漸將廢墜因及茲  
冬補謁此後戒必無愆期即遇雨改期必無出三日書此申約  
冀必遵之齋前梅負牆蔽風花開常少今年一株始繁時每  
坐小臺負暄花下晶然煖雪或瓊英片片窅然落衣裾間尤堪  
會心時也此景絕非難得但種梅十年今方覩此又逼歲得此  
間適是足紀耳自春委事諸兒一無所復問內觀莫湛於斯  
然病竟未除雖飲酒不敢樂足縮縮弗敢逞焉予意亦安之將  
不復醫治為事兒或疑予有惜財之心予曰非汝所知也人生  
鮮得全福者况清樂尤天所吝乎予虛生六旬固不能無所恨  
惟爾輩怡々克順又多守分不致招尤此甚足快予心而且甘  
旨不乏於供人事不勞其體飽食安眠觀書覽物便了一日視  
他人幾同予樂者乎予深恐福分有限消受不勝幸有此病以  
為拂抑之端庶不甚為造物所忌是病之未嘗無益於予也人  
亦有言自非聖人內寧必有外憂使此病即全愈而或忘情杯  
酌不覺流連或杖履自如隱致勞憊一病愈而一病復生且或  
有進於是者何若留此以當內懼使時々不忘慎疾之心不亦  
善乎故曰慶者在門弔者在閭又曰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萬事



盡然寧獨以病論也

丁酉六十二歲春正月祔定亡室于先壙之側予并治生壙堪輿  
家以左側氣薄因並右焉先壙故在墳飾之外其前去墳飾四  
尺餘今壙視先壙下二尺餘其旁逼依先壙時河水久涸重載  
尤艱衆議必放潮乃濟予以此事最于衆口向來所不欲為故  
擬行而卒止亡何一夕潮甚大從閘上溢流于河河水頓長舟  
行裕如幸出望外人以稱安人之德感云 三月清明日同與  
周弟宿中羅山房夜靜松韻尤清聽之忘寐憶己未同讀書石  
林一夕偕彭維韶丈聽松月下維韶拈咏隔水笙簧之句嘖嘖  
不置予不謂然維韶頗訝予誕予言此詩非不工矣惜未為松  
知己也松之為聲清遠勁逸他木莫尚焉正可擬之幽人烈士  
清風浩氣獨行天地之間故當夫淡月踈林飄風徐來彷彿彈  
琴咏詩童冠喁喁之雅韻也至如商飈振條落日蕭森或激而  
怒或慘以淒則夫擊筑悲呼憔悴行吟之逸響也松豈願以笙  
簧顯哉笙簧豈得以擬松哉若乃松聲一也而人之會心殊矣  
在箕穎聆之祗覺其泉石賡清在金谷聽之自見其笙簧叶奏  
而已故曰此詩非為松知己也於是維韶亦擊節予言予因論  
松竹同稱高潔竹固已翕然君子之號而松往々以羸封掩之



松不辱大夫大夫辱松矣今并當為正之直去其爵稱以還其  
高潔而更之曰丈夫不亦可乎維韶更躍然呼曰此從昔愛松  
者所未及也便請以君言告諸山靈為老松翻此案子曰若是  
當須名手繪一圖而屬君記之此語去今將四十年前歲維韶  
已化去而予亦老矣恐此意終泯因感舊聊記於此夏四  
月長兒年四旬時猶以母憂謝客定知友會式頻年因病班  
荆遂踈比來齒豁目昏衰態日益恐一旦兩雪既零雖二三心  
知時睠然車過腹痛之云亦復何及今與諸兒約以四仲之月  
適為戒一治酌樂我良朋以娛我老雖不能數亦得四時一適  
矣因更與諸友約崇儉去奢吾輩雅尚昔司馬公家供客菓止  
梨栗肴止脯菜古趣悠然在今固難盡還於樸茲會惟促膝一  
席賓主率共六人菓餌四肴品十而正肴四五之外瓜茹襍羞  
隨宜是具真率之風務無失焉惟酒無量期於盡歡飲中止宜  
評論花月或談說古今與人間可喜事不得有涉雌黃及攢眉  
傷嘆之語犯者罰之大白又先憲副公嫉俗飲宴之靡與中  
丞公力持古道因為約刺以示眾比公沒而約乃弛焉今群從  
中已鮮知其刺者予家舊亦僅存二帙近復為伯父州守公取  
其一去恐久之更佚也并錄此使後知之或有能嗣而行之尤



所願也其約云夫飲食豐腴哲人嘗有訓戒而衆情苦於拘延  
然過從裁減或泥而難行不為制坊則濫將無已今酌定數品  
以示族衆期於必行庶幾閭里嚮風共敦雅道夫八珍羅前一  
飽之外徒為暴殄用情雖勤有道者弗享也○時菓并餅餌五  
楪○點心一味或米或麩○每桌正肴四襍饌六共十盤雞鶩  
鴨三者用其一不得並設魚肉之外餘物聽從其便但取足前  
數不可有踰踰設必屏去飯時用湯一碗或豆腐或瓜菜大約  
四五人一桌六七人則二桌若兩人一桌則肴量減酒隨量適  
可而止此數族中有一事宴會及款親賓用之若尋常留客則一  
飯三四肴足矣○華陽外史書 秋九月如期謂墓時修墓菴  
喜將竣菴之後庭制特宏敞叅議公所建以為樂善翁樵雲翁  
暨吾本派列祖墓祭之所其後五十年室乃大圯郡丞公為修  
葺之時公方讀書其中理舊構新每勤捐費嗣是州守公及先  
大人相次修營皆長房司其事遂不復取費於仲季两房矣頃  
復多壞予勉從州守公協力重修季房叔父寅初公乃極言非  
計謂長房世勤其事甚善第萬一後來者有怠心彼時两房後  
生輩必狃於沿習而相委究必致日損以至於傾何若及今歛  
金於衆使人不知為子姓所當共營非所以為久後計乎諸兄



弟皆深然之予獨念相仍久一時變更恐不易且用已畧具因  
請以所儲修祠銀姑少助其費而待均於後可焉衆從之是舉  
共計工費銀六十九兩內公助銀二十兩其修葺亦頗完固矣  
冬十月訓辭彙抄成余向無意抄書頃自養病以來惟託一編  
以遊戲遇其中有足備稽考資訓誡者每雜識之久乃稍積  
焉因感昔賢有以古今家範作屏貽後者即欲師其意取諸訓  
誡之語以彙為一編而彙之僅爾方歎乎有待焉亡何厥疾益  
深頓有失明之患此志恐卒無成乃遂即前所抄稍為編次亟  
成草創之規即不幸遂絕筆吾志其終在於斯矣後之覽者尚  
鑒予惓惓之心觸目歆懷攷攷求淑宜未必無小補也 客有  
善丹青者兒輩屬為予繪小像咸謂頗肖余咲題其像云誰將  
粉墨汗吾太清信形骸之故假咲鬚眉之醜生蓋竊嘗力徹乎  
生死之關志絕乎聲華之地勉乎求一善而未能渺乎懷千載  
而徒媿質薄病催遂巡老至彼繪我容孰傳我意吾聞之必毀  
者形冥通者氣審誠孝之莫違將豈無得我於筆墨之先悅我  
于精神之會者耶 十二月與銘弟塋予連時病發深恐不能  
赴山至是得勉盡臨穴之情於心為慰 長婦年四旬時先室  
之服已終乃稍治酒款賓 四兒從朋輩遊白岩折梅數枝手



持而歸以供余瓶玩予得之喜不勝第所恨庭前兩對乃不及  
瓶中數枝香瑩什伯梅何不幸而因此峻垣下耶抑思山原爽  
亢梅生易榮而往々不禁折取墻垣所錮英華罕舒而終免於  
攀條是知一損一益恒有互受者矣余固寧為墻內之梅不願  
為高原之植也予自初夏日漸昏及秋益甚頗以失明為憂  
醫家咸勸令餌藥從之至秋杪冬初之時明復稍減今則無改  
於冬初此或藥之效矣得長保如此亦可稱幸但已不能觀書  
字大踰指面者逼視尚模糊可認仍恐強視損睛屏之惟恐不  
遠終日默坐將何遣懷向平有云未知生何如死侶此甚見其  
不如矣然天誠忤我々何能違亦隨境安之而已友人或進予  
脩養之術或道予山水之娛或又請做真率會之意月一為之  
不費不勞可以常繼余謂脩養外道所不願學久矣山水必勞  
杖履結會更難其人恐皆未能雖然烟水雲山正妙在杳靄微  
茫之景今開眼即成烟霏若使應接山水固最相宜耳友人亦  
為一笑噫如友人之言適意一觴忘形數子或扁舟尋趣或一  
室咲言豈不足銷餘日但必得目光不失并夙病不增夫然後  
能樂此則尤在天不在予也言之亦自發咲除歲日記是年  
四兒就會于節侯弟館依兩玉公閱文公教示不異嚴師甚昭



世愛

戊戌六十三歲春正月元日三兒以舊例當治觴因為申定其約  
每酌四菓六肴不得踰端午嘗新中秋除夕同之凡家宴以質  
實為恭以天性之融洽為樂此意不可有失三月清明日仍  
宿中羅山房待次日上半山之祭兩兒隨侍山中故多清趣此  
舍經修葺後寢處尤宜今期每歲必一連床於此亦可得山家  
一宿之樂也是日由陸路至山邇予始來時今五十年乾涸陸  
行僅見今日自目昏去書已難於遣日加之煩憂橫生雖日  
過之猶恐易蘖久思乃得一法竹窓淨几為置大字唐詩一編

每日自水畔花前逍遙遣意之外倚床默坐輒哦此自怡詩有  
舊曾覽者可一讀而憶未覽者每再讀之亦即閉目強記有不  
憶則復一觀能記即不復目每詩微詠徐吟遲回故久愈熟不  
厭使神清志一別念不生至會心佳句其快尤不可言每日所  
誦惟七言律詩二章遇熟詩則量為益諸篇或短或長或生或  
熟其所誦率準是日非不足惟防心目之勞午後強學熟眠遲  
遲而起取午前詩如法誦之及再諷前兩日詩十數過已望墻  
頭日影漸收又聽鳥聲催晚則諸兒昏定先後至矣既坐及燈  
而退予仍獨處一室復靜憶日間詩咀味數回更若有得此法



不獸破寂消憂兼足寧神養目晦明寒暑且皆宜之頃已行之  
月餘甚覺安樂翻恨此法得之遲矣因喜而志之三月廿日

動而此取不常持味新能之六身屈前兩日積十日  
其真波融率舉吳日非不玉耶所必自之學平對戲學期  
解耶子志申結三此際在阻量而之其大味也亦  
氣於味以法一此不之至奪心其狀亦不有言  
動而對之味也此味也其味也其味也其味也其味也  
善言善言善言善言善言善言善言善言善言善言  
每日自心相學亦宜

溫州府



溫州府國子監